

1949 — 1989

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主编

中篇小说卷

福建文学四十年



1949

1989

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篇小说卷

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主编

福建文学四十年·中篇小说卷

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 编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2.5 印张2 插页302 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34—208—3

I·191

定价：5.10元

前 言

八闽人杰地灵，近代以来，出过不少文学名家，严复、林纾、冰心、郑振铎等都在文坛享有盛誉。三、四十年代，郁达夫、巴金、靳以、黎烈文等来闽，福建文学活动也曾几度活跃。然而，由于动乱变迁，人才星散，到新中国诞生后，福建文学事业才得以重新建设。

建国四十年，文学事业走过曲折的道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为历史转折的标志，前面近三十年，只建国初期有过几年比较团结安定的政治环境，其后“左”的错误日益严重，直到导致一场十年浩劫。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沦为政治附庸，既缺乏自由又备受摧残，成绩就很有限。因此，编选这套“福建文学四十年丛书”，重点要放在新时期十年，这是很自然的事。前三十年入选篇目所占比例较少（各卷具体比例不完全一样）。尽管这样，前三十年作品的征集和遴选仍有困难。首先是一场浩劫之后资料散失难寻。其次，取舍标准也不易掌握：既要在政治上摒弃“左”的错误思想，又要用历史眼光审慎辨别，筛选基本倾向是好的、有一定艺术质量的作品。这是编选工作中注意掌握的原则。不敢说掌握得

很好，只能说注意到了。

新时期十年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不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前三十年，可供入选的很多。然而由于财力所限，这套丛书不敢过于铺排，所以只能照顾作者的面尽量宽一些，每位作者的入选篇目则限制较严，明知遗漏不少珠玑，却又无可奈何。从检阅四十年来福建文学创作队伍来说，这套丛书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许多好作品无法入选，所以在体现本省文学创作水平方面尚有明显的欠缺。

建国第一个十年，出版过福建散文小说选和诗歌选各一册。第二个、第三个十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出选集。这次编四十年选，为一段不算长也不算短的福建文学历史做了一个小结，无疑是偿还多年的欠债，卸却负担才好瞻望未来。参加这次编选工作的多是本省文坛的老作家老编辑，大家的心愿是趁熟悉历史发展情况的人都还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把这工作小结做了，给后来者有个交代。四十年曲曲折折，有辛酸也有喜悦，但愿这套丛书作为一个历史见证，能慰勉过来人，激励继行者。祝愿福建文学事业有日益辉煌的未来。

目 录

前 言

总有一天（节选）	黄 远（1）
茶花	张贤华（33）
佛手	袁和平（59）
僻乡女人	叶志坚（115）
海湾上的草原	张 力（173）
红草蓝	张建萍（237）
歌舞团来了个美国指挥	王嘉楨（284）
秋风难诉	郑 枫（326）

总有一天（节选）

黄 远

这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五六年的《人民文学》，曾引起文坛注目，颇获好评。

作品通过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真实地写出了旧社会反动统治下人民的悲惨命运。全篇约十万一千字，限于篇幅，兹节选末尾两章，前九章写的是善良正直的青年教师小施与当地豪绅杨士全的女儿宛云因自由恋爱而受到反动势力的种种迫害。杨士全毒死了亲生女儿，又罗织罪名杀害了小施。而新来的教员小余也面临着同样的遭遇，他意识到整个山城县如同一座活地狱……

第 十 章

我独自走在山路上，黑暗中，只靠星光才能勉强看清一条灰色的小山道。夜风在树林里飒飒地响着，夜真静得可怕。

但是我心里却只想着小宜的影子。我的宜就在黑暗中也在招手向我招呼。我放开脚步，越走越不管路的崎岖，一脚低一脚高，只顾前进。现在每一秒钟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我要是能够早一秒钟到她身边，这一秒钟就是千金也比不上。

我也不知道走了多少时间。天渐渐亮了，突然在淡蓝的微光中，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我所熟识的景象。那土墙，那山坡的树林，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但是最令我神往的，就是山谷那地方。雾从那里上升，漂浮在小溪上。我隐约看到那草屋，啊！多

可爱的地方！就是这地方，给过我多少快乐！就在这地方，我第一次尝到人生的温暖。虽然在这里我也得到了一些烦恼，但在烦恼的后面，我得到的是更多的快乐。这里的每寸泥土都印过宜的脚迹。要不是我在赶着和她见面，我真要俯伏在地上吻着这片黎明中的土地啊。

离别了五十天了啊！

我奔跑着。我的心在狂跳。我想，宜将会多惊讶啊！假使没有人在的话，她将如何抚着我的头发，用她那晶莹的泪珠，洗着我的创伤啊。我跑下山谷，我奔上斜坡，我走到草屋门前，就差点大声狂喊。但是，惊讶的不是宜，不是她的父亲，不是她的妹妹，而是我。同样的山，同样的溪流，同样的树木花草，同样的草屋，但是，我的宜啊，不在了。

我就像一个着魔的人，站在门口不动。我的眼睛花了，我的头发昏。我扶着木门边，勉强地睁开眼睛一望，床上空空的，只有几根竹竿，几块木板。也许他们出去了吧？但为什么那桌子倒在一边，一条破被丢在地上，那锅子，也翻在地上。我坐在那床上，这是宜睡过的地方，她到哪里去了啊！我掉着泪。我想，敢不是杨老虎把他们抓去了？啊！她要是死了，我也绝不偷生。她，一个穷人的女儿，她那顽强的性格，不，她绝不会屈服。我伏在床上，呜咽地哭起来……

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当我睁开眼睛时，屋里暗下来了，太阳已快落下山谷了。原来我是哭得昏过去了。我坐了起来，才感到肚子实在饿了。我想到老魏，想到小金，不错，他们都可以给我一些帮助，最重要的，也许能告诉我宜的下落。想到这里，我精神突然振作起来。等了一会，看到天黑了，就静悄悄地走上小径。

但是，一走到土城墙边，我不禁连连喊苦。原来那门已被关

上，我沿着土墙边一直跑着。终于我找到一根木头，我把它靠在墙上，用尽气力爬上了墙头，刚翻了过去，不料那木头突然倒下去了。马上一道电光从远处扫了过来，从我头上掠过，一个人粗声喊道：“谁，口令！”我一怔，还好，那哨兵离我太远了。我一溜溜下土墙，就跌入草丛中，一棵矮树刚好把我遮住。我屏息不动。那家伙跑了过来，到处乱打电筒，一面虚张声势地嚷：“出来，我看到了，不出来就开枪！”又听到另一个人低声骂道：“你喊什么，暴露目标你不要命吗？”我一听，那声音好熟。但记不起是谁。我等他们走远了，才爬了出来，就从小巷绕到学堂。学堂的后门关着，但是墙却很矮。我找了一块大石头放在墙边，踮脚上去，两手按住墙头一纵，就上去了。刚要跳下，一个声音喊了一声：“是谁？”把我吓了一跳。我一听，是小金。这小孩子，原来坐在院子里的。我赶忙说：“小金，别做声，是我。”他赶快四面望望，忙把椅子搬到墙边，让我跳下。拉住我的手小声说：“余先生，你把我想得苦！”我说：“小金，魏先生在吗？”小金答道：“就要回来了。”他把我带到房间里。我说肚子饿极了。一会，他捧了一大碗饭来，还有两大块盐萝卜。我一口气就吃光了。这下可把小金看呆了，他轻轻地问：“余先生，你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多。”

“是的，”我说：“五十天以来，我还没有吃过一口干饭呢，肚子太饿了。”

我吃完饭的时候，老魏也回来了。他看到我，眼神都呆了，脸色有些发白。我说：“老魏，你不认得我吗？”

老魏才惨笑着说：“那班狗东西，真会造谣啊！他们说你已经枪毙了，我难受了很久，好，你到底回来了。他们放你回来的吗？”

我摇摇头说：“不，是我自己跑回来的啊！”接着我就把我

被捕经过，如何当壮丁，如何逃回来，说了一遍。

老魏听着，连连摇头，说道：“真受了活罪。他们可发财了，一个壮丁，就抵上几百个光洋。他们却造谣反说你是强盗。但是，你又为什么要回到这鬼地方来呢？”

“你还不明白吗？”我几乎嚷起来，“我必须回来，再不回来，我活不了。”

老魏同情地望着我，叹了一口气，才说道：“我明白，但你来迟一步。”

我拉住他的肩膀，急忙问他：“怎么样，宜在哪里呢？告诉我，求求你，告诉我。”

他把我按着坐在床上，说道：“你安静些吧！宜还在，但她父亲和妹妹前不久都死了。”

我猛吃一惊，问他：“这是怎的？”

他问我从哪条路上来的，我告诉他是从赶墟的那条路上。他张开口，不信地说：“你既然是从那条路上来，没有看到那路边的新坟吗？”

我不好意思告诉他我是什么也没有看到，我的眼睛是在心上，而这心是向着小宜奔跑。我只是摇摇头。

他叹了一口气说：“你走了以后，胖杨他们就都说你是强盗。我也到山谷中去找过他们父女，他们只惦你，念你，盼你，那女孩子哭得不成样子，她一定要去监牢看你。但我劝住了她。我知道就是她到区公所也看不到你，就是看到你，你们只有更加痛苦。我劝了好一会才出来，刚走进城，就看到那三角眼带了一大帮爪牙走出去。谁知道他们就是到她家中。我还没来得及吃饭，小金就告诉我那女孩子被强拉了上来，那一老一小不知在哪里。我赶下山谷去问根由，却看到老头和香宜直挺挺地躺倒在地上。谁也不知道是怎样死的，大半是踢伤的。你也知道这班

人是专门不讲理的。”

我心如刀割。我问他：“宜就在老虎家中吗？我要去看她。”

“不，你不能去，”老魏说道，“你要是被发觉，你别想有活命的。”

我再三跟他说明，但是老魏和小金拚命拦住我的去路。我无可奈何，只好倒在床上。可是我哪里睡得着啊！

第二天半夜，我终于溜出后门。老虎的家我虽然没有到过，但从他门口也走过好多趟。夜，山中是有些凉意，但我的心却是火一样燃烧。我绕过几条小巷，就到了杨家门口，门关着，墙又很高，我绕了一圈，还是找不到进去的地方。

月亮终于爬上了山头，我看到后面围墙边一棵大树，有一根枝子正横跨过墙上。我好如大海中的淹没者突然间碰到一根浮木。我爬上树干，又一直往下吊到墙上。墙的一边不知是谁放了张梯，我顺着墙走到靠梯子的地方。

大宅院是静静的，只是东边一个小房间露出一丝灯光。我走了过去，向门缝里一看，我的心就像一块冰那样发冷。房子的正中摆着一张竹床，竹床上躺着那小畜生，看样子他是病了。在床边的竹椅上却坐着小宜，她睁大着眼睛望着墙的角落在出神。我轻轻拍了一下门，但是她仍然不动。我正想再拍一下，就听见一声吼声：“你这小贱人，你答应不答应？”这不是老虎的声音吗？但是我却看不到他的影子。仔细一看，我才看出，宜原来是被绑在椅上的。忽然间我听到老虎走动的声音，我真恨得浑身发抖。那脚步声一直走向门这边来了。我捏紧着拳头，等他出来。

我看到老虎的影子在门缝里一晃，但是他并不走向我这一边。他走到案旁，把水烟筒装上烟，一边吸，一边审问式地问：

“你这小贱胚，有福你不享，我儿子哪一点比不上那穷鬼？你就偏偏看上他？来到我家，有吃有穿，哪一样不好？偏偏你又不顺

从？就把我儿子气成这个模样。”

小宜偏着头，一声不响，一直望着墙角。

一会，她恨恨地说：“你们这班人，就连畜生也不如！”

拍的一声，是老虎在打人，但是宜的脸仍偏在一边，一动不动。

“好，你骂我们畜生，”老虎咆哮着，“你自己是什么？你仗着一张桃花脸迷人，好，我把你的脸毁了，看你的畜生还爱你吗？”他说着，就用夹子夹起一撮燃着的烟，放在宜的脸上，天呀！这正像在我心中放了一把火。我气极了，我用双手捣着房门，嚷叫起来：“开门！开门！”

“谁！”老虎有些生气，也有些惊讶，“叫你们都到枪楼去睡，万一游击队再来，你们都没命。”

我狠狠说道：“开门，游击队来了！”

他把门一开，我顺势一推，进了屋子，他看到我，向后一退，我连忙把门关上。他好似看到鬼一样，全身发抖：“你啊！是你！”

我一下子就像得了千斤力量，我走上前一步，说道：“是我，你怎样？”

宜听到我声音，抬起头来，满脸流泪地向我笑了，说：“你，你回来了吗？”

我对她摇摇手，咬着牙一步一步向老虎走去。

突然间，他举起手中的水烟筒朝我一摔，我一低头，烟筒打着在桌子上的碗，深夜中，这声音就好似山崩地动。小老虎虽在病中，也狂喊起来。我猛一跳，一下子把老虎扑倒在地上。我听到嘈杂的脚步声和喊叫声，但是我不怕，只恨当时为什么不带把刀来。

门外好几只手在打门。我使劲地把老虎压在地上，双手紧紧

地掐着他的颈子，他的双手把我的脸抓伤了，但是我越掐越紧。可是，突然我的头嗡地一响，眼一黑，就什么都知道了。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被吊在房梁上的。我的双臂，疼得要断掉一样。但是当我看下面时，我的心就要裂开。小宜是被绑在门板上，那老虎吸一口烟，就把炙热的烟灰放在她的脸上。我再也不觉得自己难受了，用尽了力气，狠狠地朝他吐了一口唾沫。就听到一个爪牙说：“大爷，他醒了，打吗？”

“打，重重的打！”老虎说。

顷刻间，皮鞭像雨点般落在我身上。我头又一阵昏，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再度睁开眼睛时，屋子里就剩下我和小宜两人。他们真好狠毒，一个吊在半空中，一个绑在地上，就使我们像天上的牛郎织女，隔着一道银河在苦苦相望。

小宜的眼泪流湿了发鬓，她自己受苦，却还为我难受。她哽咽着说：“都是我害了你。”

“不，是我害了你……”我说不下去了。一会，我又把心一横，正要说：“宜，你别惦念着我，你顾你好了。”这时，一阵开门的声音，又听到有人说：“怎样，押他走吗？”另一个人答道：“不，老爷要升堂。”

这是什么世界啊！一个地主，恶霸，一个小学校长，他竟然这么大的威风，设起私堂来了。我，一个没有罪的人，反要受他审问。

门开了，两个爪牙走了进来，把我放下，挟着我出去。我看了宜一眼，悲痛地说：“宜，再见吧！”宜看了一眼，恨恨地说：“总有一天！”这句话就像刀子刻在我心上一样。

大厅上，正中坐着老虎，旁边站着几个豪奴，拿着枪，但也拿得不像样。这简直是个匪巢。那两个匪徒把我往地上一摔，就站在

一旁。我虽然全身酸疼，但还勉强挣扎着举起头来瞪了老虎一眼。

“你从实招来，你那银洋哪里来的？你半夜闯进来是要谋杀本校长吗？”老虎一面吸水烟，一面问。

我又气又恼。说来说去，竟还是老一套。我答道：“银洋是我自己的，就连区里也都知道。至于说我进来，对，这是不太应该，但是，难道你们抢人家的姑娘就应该吗？”

他把烟筒中的灰烬往我脸上一吹，直痛得刺骨。我差一点喊出来，但想到宜，她是那样坚强，我又怎能懦弱啊！

“胡说！真是无耻刁滑之徒，”老虎又拍着椅边的小案子说，“是你诱拐我家的媳妇，我们有明媒为证，有约字在先，有聘金，有合同，还怕你抵赖不成吗？你偷进我家，想谋杀我是真，不打，你是不招。”

“且慢，”我一喊，豪奴们都住了手，“你们既有明媒为证；有聘金，名正言顺，为什么要抢人呢？我谋杀你，试问你又谋杀谁呢？”

“真可恶，打！打！”

要是这样等着被打，心中未免不甘，我连喊道：“别打，我招就是。”

豪奴们听说我要招了，真是喜出望外，一个提笔，一个磨墨，就要记录。

我故意叹了一口气：“说来话长，悔不当初。”那拿笔的豪奴马上写上了，又催着说：“再说，快！”

我故意看了大家一眼，才说：“我的银洋是从金花那里拿来的，是金花给我的。”

金花是这老虎的姨太太。老虎的脸猛地红了。那豪奴一支笔停在半空中。

“胡说！胡说！”老虎连连喊道。

我故意很严肃地说：“是真的，这是个秘密，我可以拿出证明你看看。不过，”我看了众人一眼，“不过，人这样多，你要叫大家退出去。”

他冷笑了一声，说道：“你叫别人出去，又想谋害我吗？”

我说：“好吧，你既然不相信，就把耳朵靠近我一下，我告诉你。”

金花是他最宠爱的姨太太，他虽然不信，但妒忌心使他把头低了过来，我故意放低声音，他听不出，不得已，再靠近一下，我看准耳朵，猛然一口咬住。真痛快，他从座位上跌了下来，满地打滚。这些爪牙也不知究竟是吓慌了还是看呆了，都好似木偶般的站着不动。等到那老虎挣扎着起来，他们才慌慌张张地跑来拉我。但是老虎已勃然大怒，他一只手捂住半边脸，一只手在发抖，指着那些豪奴叱道：“还不给我动手，打，打！”

他们没头没脸地朝我打，我只是不响。朦胧中，我听到一个声音说道：“老爷，打死了！”

“打死了拖出去埋了！”另一个声音说。

但是不知怎的，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还是在老虎的牢中，只是黑暗中，看不到小宜就是。我喊了几声：“宜！宜！”但没有一丝回响。我又昏睡过去了。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从门缝中隐约看出有一个人的影子。但房内就只我一人。仿佛我又看到老虎的爪手夹起水烟筒的灰烬，往小宜脸上一灸一灸的，我的心就如刀割一样发痛。我勉强站起来，又跌了下去。我只好慢慢爬着，爬到门边，拍了两下，吱啊一声，门开了，一个头伸了进来，狠狠问道：“死囚，你打门做什么？”

我忍着气，陪着笑脸说：“阿叔，你帮我一下吧！”我说

着，想把钢笔送给他。但是手一摸，糟了，早就不见了。

“做什么？”他冷冷地问，“你还有光洋吗？”

我叹了一口气，摇摇头：“他们都拿光了。我想看金九的女儿一下。”

他朝我脸上一吓，骂道：“穷鬼，死到临头，还想女人！”然后，又嘲笑地说，“你很快可以看到她。”说完，就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我大声喊叫，骂这些乌龟杂种。果然我的骂声把老虎引来了。他手捧着水烟筒，站在门口，指着我说：“你吵什么？”

我说：“你干脆枪毙我好了！”

他冷冷笑道：“枪毙你，没有这样便宜的事，迟早你是注定要塞炮筒的。”他又交代那看门的：“假使再吵，打耳光！”

就这样，一连关了三天。第四天的下午，我听到一阵脚步声，又是一阵嘻笑声。一个声音说：“那女的呢？”另一个说：

“早就干掉了，留下这样东西，毫无用处。还是这狗子值钱，最少也应付了你家少爷一关。”那先前的声音谄媚地说：“都是你家大老爷宽宏大量，真是感谢不尽。”一个说：“哪里，哪里。”声音越来越近。门又咿呀一声开了。两个大汉进来用绳子往我手上一套，，绑好，提起匣子枪说：“走！走！”我问他往哪里走，当中一个歪鼻子说：“走就是走。”我说：“你们打死我都好，但是，你们告诉我金九的女儿在哪里。你们打死了她吗？”那两个大汉转头往背后一望，我看到那几个豪奴就站在门外笑。

“难道要留下给你做老婆吗？”一个凶凶地说：“告诉你，她既然不中意我们少爷，你也别癞虾蟆想吃天鹅肉。”

我跟着他们走了出来。奇怪，他们带我离开山城的路走。我想，是要枪毙我吗？那也好。但是，他们并不杀我。还是一直押我走。